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八四回 揮別淚紅杏嫁東風 訝奇遇仙雲吐華月

且說辛修甫自從做了龍蟾珠以後，前後整整的五年，雖然也做幾個別的信人，卻都是沒有交情的。惟有龍蟾珠和辛修甫性情相合，嗜好相投，做了五年彼此沒有口角過一句。龍蟾珠很想叫辛修甫娶他回去，辛修甫也很想娶他。無奈辛修甫的那位太太，雖然有些才貌，卻抵死的吃醋，不許辛修甫娶妾。辛修甫格遵閻令，不敢擅違。龍蟾珠也知道辛修甫有些懼內，只好把這件事兒鬧起不提。這一天辛修甫在西安坊龍蟾珠那邊請客，龍蟾珠淡淡的不甚應酬，比平日的樣兒大不相同。辛修甫覺得□分詫異，暗想蟾珠向來不是這個樣兒，一定有什麼道理在裡頭。到得客人散了再問他不遲。一會兒酒闌人散，漏永宵深，龍蟾珠一把拉著辛修甫的手道：「耐今朝嘸撥啥事體末，勿要去哉，倪有閒話要搭耐說。」辛修甫正要問他今天為什麼這般模樣，便也點頭答應，坐著不走。

龍蟾珠拉著辛修甫坐在炕上，自己緊緊的挨著他身旁坐下，攬著他的手悄悄的問道：「辛老，耐一搭倪說唔篤太太兇煞，勿許耐討小老姆，到底阿有介事？」

辛修甫聽了歎一口氣道：「自然是真的，你看我幾時向你說過假話的？」龍蟾珠聽了也歎一口氣道：「格末倪兩家頭格事體到底那哼？倪一逕做仔耐五年下來，勸說過歇一句。弄到仔故歇，再弄也弄勿過哉。實梗洛倪要問問耐，耐格心浪到底是那哼格意思？」辛修甫聽了，皺著眉頭道：「你的意思我自然知道的，我心上也很願意娶你回去。無奈這件事兒委實的辦不到，你叫我怎樣呢？如若不然，我早已把你娶回家去的了，那裡還要等到今日？」龍蟾珠嘿然了一會，看著辛修甫一言不發，含著一泡水汪汪的眼淚，秋波溶溶的幾乎要流出來。辛修甫看了心上早已有了幾分明白，便也對著龍蟾珠細細的看。

龍蟾珠和辛修甫對看了一回，慨然說道：「倪有一句閒話要搭耐說，耐聽仔勿要動氣，倪也叫嘸說法。」辛修甫道：「你只顧說就是了，豈有動氣的道理？」龍蟾珠又長歎道：「做個仔人，總規隨便啥事體一場刮仔勿稱心，格末叫苦惱！」辛修甫接口說道：「這世上的煩惱，是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免的，何況是我們兩個人？」

你有什麼事情，只顧和我說就是了。想起來大約還是我沒有福氣，消受不起你這樣的一個人。」

龍蟾珠聽了，呆了一回方才說道：「格件事體，說起來倪也真真叫嘸說法。」

說著，便把有個姓葛的客人也是個江蘇候補道，要出三千銀子娶他回去的事情，和辛修甫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倪吃仔格碗把勢飯，總規嘸撥結果格。趁仔勒浪年紀輕格辰光，揀格好好裡靠得住格客人，嫁撥停俚，總算完結仔一生一世格事體。倪搭耐兩家頭一逕倒蠻要好，剛剛唔篤太太來得筍，看上去總規是格勿成功。就是實梗弄來弄去，弄到仔故歇已經五年哉。再要弄下去，年紀大仔，再有啥人來要倪？實梗洛倪今朝要搭耐商量。耐格心浪到底是那哼格意思，倪橫豎總歸聽耐格閒話。耐說那哼，倪依仔耐那哼。耐就是格個辰光辦勿到，耐只要說定仔一句閒話，倪慢慢裡等來浪，也嘸啥要緊。耐只要說一句好哉。」

辛修甫聽了，沉吟一會，也緊緊的拉著龍蟾珠的手，對他說道：「依我的心上看起來，你既然有人要娶你回去，這個機會很好，你只顧答應他就是了。如今上海地方，靠得住的客人很少。這個姓葛的客人想來是狠靠得住的，錯過了這樣的客人，一時那裡再去找第二個？至於我們兩個人的交情，自然原是很好的。但是我們家裡那一位實在來得累贅，不是個好惹的人。我若要不由分說的把你娶了回去，將來一定要鬧得一個天翻地覆，海沸江號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你怎樣的鬧得過他？我又怎樣對得住你的？所以我想起來，如今既是有人娶你，自然趕快答應他的為是。在我們兩個人這一面看起來，自然有些割捨不得。但這是你一生一世的大事，我自己既然不能娶你回去，怎麼好把我自己心上的私見耽誤你一世的事情？你說我這個話兒是不是？」

龍蟾珠聽了把頭點了一點，不由得心上一陣心酸，望著辛修甫撲簌簌的流下兩行珠淚。辛修甫到了這個時候也有些熬忍不住，幾乎要流下淚來，只得攜著手，殷殷懇懇的勸慰一番。這一夜，辛修甫自然是不回去的了。笑啼並作，悲喜交並。結萬斛之愁腸，春心宛轉；倒一腔之別緒，玉箸縱橫。燭影搖紅，釵光照夜。匆匆別去，羌有恨以無言；緩緩歸來，欲雙棲而未得。

過了兩天，辛修甫知道龍蟾珠的嫁期已在□日之內，連牌子都除了下來。辛修甫覺得以後不便再去，便在自己手上脫下一隻金剛鑽戒指來，套在龍蟾珠手上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們兩個人，從此以後是不能再敘的了。但願你嫁了過去，白頭偕老，琴瑟和諧。」說到這裡，喉嚨竟咽住了，說不出來。龍蟾珠淚流滿面，哭得兩個眼睛都腫了起來，拉著辛修甫的衣服，好似生離死別的一般不肯放手。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來，嗚嗚咽咽的把一個小小的絹包遞給辛修甫道：「格點物事耐帶得去，總算是倪格記念。」說了這幾句，不由得眼中珠淚好似雨點一般的落下來。辛修甫這一回兒那心上的難過竟是從來沒有經過的，再也忍不住，眼中也流下淚來。接了龍蟾珠手內的絹包，那眼淚竟斑斑點點的把絹包濕了好幾處。幾個娘姨、大姐在旁看了他們這樣的依依不捨，也覺得大家有些心酸起來。龍蟾珠哽咽了一回，方才竭力掙出幾句話來道：「耐去罷，自家保重點身體，勿要媽媽虎虎，阿曉得？倪是真正叫嘸說法。」龍蟾珠說到這裡，就咽住了說不下去，掩著臉把手向辛修甫搖了幾搖，便去倒在一張美人榻上吞聲暗哭。辛修甫也知道久留無益，只得也硬著心腸，走了出去。

一直回到自己公館裡頭，瞞著他那位夫人，把龍蟾珠給他的絹包拆開看時，只見一支漆黑的頭髮；一個縹紗兜肚；一雙玄色緞繡白底平底弓鞋，尖尖瘦瘦的，只好四寸光景，鞋底上面只有微微的一些兒泥污，還有七八分新。辛修甫見了，明知道龍蟾珠的心事，給他這幾件東西，是好像天天和他並頭貼體的意思。看了這幾件東西，更覺得魂銷心動起來。過了幾天，心上還覺悶悶不樂。一個人獨坐嗟呀，書空咄咄，心中目中都是惦記著一個龍蟾珠，覺得龍蟾珠的聲音笑貌，一天到晚只在辛修甫心中間，上下左右的周旋來往，一時那裡拋撇得下！直過了一月有餘，方才把這個龍蟾珠的事情放了下來。

辛修甫的性情本來最愛聽戲，每到心上不高興的時候，便去聽戲消遣。如今這個時候，一個最要好的信人龍蟾珠是嫁了人了，還有那幾個知己些的朋友，如章秋谷、王小屏等那班人，守制的守制，出山的出山，止有一個陳海秋還在上海。辛修甫覺得心上有些懊惱，便去尋著陳海秋，同到戲館去聽戲。

這一天，辛修甫正同著陳海秋到丹桂去聽戲。這個時候，正是夏月潤等弟兄幾個初到丹桂的時候，生意□分熱鬧，上下都擠得滿滿的。辛修甫見樓下正桌的人太多，便同著陳海秋到包廂裡面揀了兩個座位坐下。看了一回夏月潤的《花蝴蝶》，登場一出後台，大家便齊齊的喝一聲采。辛修甫舉目看時，只見那夏月潤立在當台，打扮得衣服甚是鮮明，結束得身材□分伶俐，雄赳赳、氣昂昂的，倒也有些兒英雄氣概。一會兒上起槓來，手腳甚是活溜，把兩隻手臂牢牢的圍住了台上的鐵桿，一個身體好似風車兒的一般，在槓子上旋轉起來。大家看了，又不覺齊齊喝采。

辛修甫是坐在頭包裡面的，剛剛抬起頭來，往對麵包廂裡頭一看，只見一個少年麗人，生得容華豔冶，態度嬌嬈，黛色浮香，珠光聚彩。這個時候，正是□月天氣，這個麗人穿著一件鐵青色珠皮襖，下面穿的什麼裙褲，卻隔著欄檻看不出來。

頭上帶著許多珠翠，把那一對秋波刺斜裡向著對面溜來，恰恰和辛修甫打了一個照面。辛修甫見了不覺呆了一呆，暗想這個人真來得有些詫怪，怎麼平空的和我吊起膀子來？一面想著，便也對著那麗人飛了一眼，微微的把頭動了一動。只見那麗人著實的把自己釘了一眼，便低下頭去，略略的呆了一會；頓時抬起頭來，眉歡眼笑，賣弄風情，一連對著辛修甫使了幾個眼色，又遠遠的對辛修甫把頭點了一點；回過頭來，對一個大姐附耳說了幾句。正是：

腸斷京華之路，崔護重來；魂銷春水之波，桃花無恙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文交代。

